古今鹺略補

古今鹺畧補卷五

政令

宋史太宗問曰荆湖累年豐稔又无徭役民間蘇否御史李惟清曰臣見官賣鹽斤爲錢六十四民以三數斗稻價方可買一斤乃詔斤減十錢從京西轉運使入爲度支判官改主客員外郎雍熙三年大舉取幽州惟清以爲兵食未豐不可輕動朝廷業已興師奏入不報判度支許仲宣建議通鹽法以賣鹽歲課賦于鄉村與戶稅均納惟清奉詔往荆湖諸路詳定奏言以鹽配民非便遂罷使還

宣和五年梅執禮以禮部侍郎出知滁州時賦鹽滁
患抑配執禮曰郡不能當蘇杭一邑而食鹽倍粟數
民易堪奏上詔損二十万滁人德之又作表豐廟于
豐山上豐山爲滁望山禱祀之所必先周書曰明德
恤民執禮其有焉

宋孝宗給左藏会子收明秀等州浮鹽詔云詔左藏
南上庫給会子二十五万收買臨安平江紹興明秀
州類以浮鹽其裔到鈔錢令推貨務月終輸封樁庫
以備循環換易会子

金史大定二十五年十月上還自上京謂宰臣曰朕

聞遼東凡人家食鹽但无引目者即以私塩罪夫細
民徐買食之何由有引目可令止散办盤詢諸民從
其所欲因為之罷北京遼東塩使司
大定二十八年尚書省論鹽事上曰塩使司雖辦官
課然素擾民塩官每出巡而巡捕人往往私懷官塩
所至求賄及酒食稍不如意則以所懷誣以為私塩
塩司苟圖羨增雖知其誣亦必加刑宜令別設巡捕
官勿与塩司関涉庶革其弊
大定間張邦基言宝坻塩課若每石収正課百五十
斤慮有風乾折耗遂令石加耗塩二十二斤半仍先

一歲貸支價值以優灶戶

大定間詔西北路招討司猛安所轄貧及富人奴婢皆給食鹽宰臣言云鹽濼遠者所得不償道里之費遂命計口給直富家奴婢二十口止

元世祖立鹽法瀕海州郡立場差官主治差鹽亭戶丁煎鹽至十月結場住煎及額而止鹽商於各省府運司買引訖各處鹽場支鹽後鹽積而不售均派戶口收買令其入錢縣官收市其中貧富不等皆令入錢吏胥並緣為奸民甚苦之嗷然皆言其不便事尋罷復令富商收市

崇禎十三年八月内户部一本責粟宜講事奉
聖旨輸粟開中塩也合一点是濟邊良策茲稱内商
告困不便赴輸邊儲何賴還着各該督撫按講求設
法漸為興舉以臻實效倉勘責成邊鎮餉司覈運責
成運司務勘嚴措勸運勘等弊其定限察核考成之
法俱依議如有違貟即行叅究淮浙等處通着一例
行
是年十月内延綏巡撫某一本為遵旨按李事奉
聖旨塩引之不在邊而在内商与運司說得是内商
不先於庫價是何緣故運司以使費私扣軍需明開

印冊起於何官何時著該部科嚴察擬寔具奏

十五年九月初五日户部題鹽改受額征之苦事奉

聖旨淮鹽應征應免的既經察明戊寅寧商己卯寧餉并五款着照舊征解其帶征積逋倉鹽折價二款仍鹽臣酌妥再奏新漕練餉准帶鹽二十斤征銀一錢其寧商未繳引窩并甲戌倉鹽餘設己卯舊倉鹽折價未完的俱准豁免以示恤灶寬商德意

崇禎十七年八月內户科倪某一本鹽銀違中事奉

聖旨邊商例應先納鹽粮仍給勘合果否什九俱係虛出着巡鹽御史酌察具奏其新引納價宜俱從長

議妥未說

又一本兵餉貲鹽事奉　聖旨鹽課給發各鎮兵餉即責成各鎮以兵護商大于鹽政有裨户部會督輔確議具奏

弘光元年三月十七日旨各商癸甲乙三年正課正引俱未納行且去歲一年通行私鹽本當追究姑令助餉何得仍前求減其額以抵鹽銀者准以引行一兩美其高泰二鎮之鹽既已離場即應作數著設法稽察有照票犒餉的應天府察収不許　勒索耗羨兵部仍即差官覆行該部知道

古今鹺略補卷六

利弊

班固云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為此乃所以安邊境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

樗齋漫錄宋時漕運自荆湖南北米至真揚交卸舟人皆市私鹽以歸毎得厚利故舟人以船為家一有損漏旋即補葺久而不壞運道亦通太宗嘗謂侍臣曰篙工柁師有少販鬻但无妨公不必究問真帝王之度哉

宋張舜民畫墁錄范祥領制置解鹽始抄法初年課一百二十万末年一百六十五万以錙抄鹽法止此可矣或從而多取之則法不弊是以一百六十五万不專為以抄請鹽兼為飛錢耳今以百年之多移致池州以為重載易之為抄則數幅紙耳于是禁絶鹽

法邊置折博務張官置吏買到錢元折斛斗糴客待錢不能置遠必來買抄是用邊糴不闕抄法通行建至熙寧邊事稍勤用抄日增元豐初年賑饑亦用自尔軍須周計無所不資商賈入京價折於金部歲出見錢三千万貫買抄以權見錢不繼抄法朘削治鹽水冷解池遂失所利原大時人事符會如此良可嘆息

詩話總龜後集東坡詩老翁七十自腰鐮慙愧春山筍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無鹽詩意言山中之飢貧無食雖老猶自採筍蕨但僻遠之人無

塩食用動經數月若古之聖賢則能聞韶忘味山中小民豈能食淡而樂乎以說塩法太急也

太平府志塩法序云宋初立法貯塩于常平倉計民丁口而給之徵其錢以充官用熙寧之間官自賣塩而民不得給乃以塩錢定為常賦東坡所以有三月無塩之諷歟我 朝于前代弊法革除殆盡獨于塩法犹踵宋弊塩不得食而錢課仍輸亦犹民動常業犹納夫里之布也

宋史熙寧中蜀塩私販者衆禁不能止欲尽实私井運解池塩以足之議未決神宗以問修起居注沈括

对曰私井既容某樸買則不得無私易一切寔之而運解池鹽使一出于官售此亦省刑罰笼遺利之一端然忠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止之寔難若列堠切禁恐所得不酬所費議遂寢按括本傳云布易司患蜀鹽不禁歟冬寔私井而輦解池鹽給之言者論二事如織皆不省沈括侍側帝顧曰卿知籍車乎曰知之帝曰何如对曰歘何用帝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古人所謂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于速今民間輜重車大日不能三十里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于无事之日亦帝以人言无及此者

遂問蜀鹽事对曰臣恐不得足償費帝領之明日二
事俱寢
紹興間泉州教授蔣雖入覲首言江東鹽課較淳熙
七年出入之數虧二萬緡時主鹽策者方以衍數增
秩上瞿然曰某人欺朕因訪本末雖口誦指畫應对
如響上曰卿林通練當以屬郡處卿為執政所沮
金大定之中置山東滄寶坻莒解北京西京七鹽司其
行鹽之界各視其地宜莒之場濤洛場行莒州臨洪
場行贛榆縣獨木場行海州司候司山東海縣板浦
場行連水沭陽縣信陽場行密州之五場西由場行

萊州錄事司及招遠縣衛村場行即墨萊陽之二場鈔引及半袋小鈔引聽本州縣鬻之寧海州五場皆鬻零盐不用引目黄縣場行黄縣巨風場行登州司候司蓬萊縣福山場行福山縣是三場又通行旁縣棲霞寧海州場行司候司牟平縣文登場行文登縣尚書令李愿奏必欲杜絶私煑盐取之製莫若每斤減為二十五文使公私價同則私將自已

登州司理潘滋曰李愿減課之奏是也課輕則正盐不壅課重則私盐盛行其勢然也洪武間每引納銀八分永樂間輸穀二十五升至是則乙

錢五分矣如之何其不堊也

元統三年山東運司准臨朐沂水等縣申本縣十山九水居民稀少原係食鹽地方後因改為行縣民間逐食貴鹽公私不便如蒙依舊改為食鹽令居民驗戶口多寡以輸納課鈔則民俱便抑且可革私鹽之弊運司移文分司并益都路及下滕峄等州從長講究互言食鹽為便及准本司運司辛朝列牒六所據零鹽依擬登萊等處銓註局官給引置局散賣於民非惟太課無鹽官釋私鹽之憂民免刑配之罪戶部議山東運司所言於滕峄等處增置十局如登萊三十

三局之例于錢穀官內通行銓註局官散責食鹽官民俱便既准有司講究冝從所議

潘滋曰國家設長芦巡御史兼管山東鹽課于當奉牒校勘斥山巡司北薄親至其地鹵畑弥望黃沙斷港雖有巡司而鮮賈客雖立北薄而無鹽敵于是署其業以請盍致捐弛其禁亦元統之意云爾

允釜陽記洪武七年岐陽武靖王李公文忠平西番還至西安以其民病鹹水言于秦王穿渠貫城中通九龍池水以利之汲者飲者皆以額首謝九龍池有

九穴会于一池在同州城東南十五里
國朝天順中余肅敏公子俊知西安府又引交潏二
水入城以便汲西安之民免鹹滷之病三公之惠也
今龙首九龙俱绝秦民日飲若余公所引者耳
宙載名言崔公銑言吾鄉張御史士隆正德末在河
東巡盐書来与予言河東水道五日可至黄河欸犹
開之于以書巫心之叙甚多大意謂今兩淮西浙盐
利多為权要所專以艫拽使耳惟河東盐以驢騾駝
戴权要不甚專今國家盐利惟河東而已君舟拽便
將来河東盐利亦不復為國家有張得書即止且刻石

後巡鹽官歙門水道者皆以予言而輟

徐文長遠稿云鹽使之署無論我所而兩淮為特盛當洪永以至于今改法者屢々大約給邊費也召商以中商鹽于邊募游手者耕邊田聚邊鈔以輸於邊募虜小入商之黨各拒虜毋煩官軍此上策也自洪永以至于今改舊法出親規毋慮十百矣俱不得其要領餘鹽正鹽存積長股以至抑銀與商今商買引之弊極矣　皇明經濟錄諸疏若霍公韜某公某諸疏可及也云々

玉堂叢話葉淇于內閣徐溥同年最厚溥以淇淮安

人塩商皆其親識因于淇言商人赴邊納銀價少而且遠涉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又易办淇遂奏准兩淮運司塩課于運司開中納銀解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塩價積至一百萬餘兩人以爲利而不知坏舊法也蓋洪永以來天下塩課俱開中各邊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塩利預就邊開墾轉運本色以待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而阡陌林木交互森成胡馬不得内侵今廢商人赴邊報中之法雖曰利多而土地抛荒米豆騰湧塩政亦并大壞二人誤國之罪不可勝誅矣

玉堂叢話天下鹽額非淮揚重歲賦六十餘万金應工供司農爲五十萬金而前是分宜之客鄢懋卿以都御史出經理肆爲蠹盜乃歆以利孔誑結上心搜宿逋及積羨得百萬金以聞遂定爲歲額々輒不登而商漸困至有雖經者不則亦鳥獸竄徐公階數知其弊俾御史斟之擬 旨仍舊額々亦登流徙悉復

鹽官錢太常薇鹽法論云鹽當爲法也藉足國也鹽當爲足國也國耗在邊而邊之陸輓甚難故假鹽之利以召商藉商之力以儲粟積商之粟以實邊々可

足也然商猶昔也鹽猶昔也而邊每患不足者何是法之弊也法曷弊也其始也起於司農之變法其既也壞於權勢之爭利其卒也加以餘鹽之大行夫鹽之有法國初所定酌議既審公私兩利歷世遵之不改者也故商或賫粟赴各邊輸納或自墾邊壤之積粟此鹽之爲利而邊所由無乏也弘治中有淮人長司農部者多其鄉人親故因奏更舊法第令輸銀于京以送各邊自糴折銀較舊爲價浮引此粟甚易于是一邊以歲邊粟如珠矣既而劉瑾并革送銀邊人更無糴本邊多餓死此商賈不通之始也正德時

勳戚椒房之家倚勢擅利而商之無力者中納不行乃群附勢家賣其引冒其名勢家分其利而商之得徵矣間有一二得中納者取鹽于各場勢家先取足而無力者坐視此商賈不通之弊也而操柄者又隨時規利恐商人夾帶羨鹽利歸其手建議公賣餘鹽徵其價值每引或至百餘斤餘鹽盛行而正鹽反壅此商賈不通之又弊也况今各邊正糧之改銀而來糧芻束之運銀度支空缺之用多而誅求取盈之令下勢家且為欲速而商賈益病矣為今之計莫若令鹽引仍徵粟即商騖邊商騖邊而田之墾闢必多使邊

方各地種則本色藏本色贏而商之中納亦使不待司農出銀以糴而遣自可饒且引功增餘鹽祇支正額則商之貿易利而匹鹽自通又司農酌權宜變通之術令各場照民間田稅例使其生理益民田或本色或折色弟取其原定之額羨粟任其所用莫之禁也惟場灶既取歲徵之價又禁其通販故鹽之行愈難遂至十百為徒駕船執械突行拒捕屢見告矣非惟不為公家之利抑且貽地方之害釀為禍萌莫甚於此今為兩利孰若使見丁徵銀隨地办課照之民賦而羨鹽任其他貿則戶亭俱得工不廢官之取

下不壅民之貲乃人請之至便而公法毋宜寬也夫鹽一也中引不以粟以銀則邊無藏粟而邊地病矣户繳其課禁其貿則遠有逞奸而內地亦病國家利藪化為弊區其惟復收粟之故制則不劝之耕而以商積粟邊無虞匱矣通貿之一途則各利其利公無之課灶無匿奸矣令也綱紀不張而法網太密以橐金易引何苦遠耕且下户肩挑尚恐向秋此其利害槩君指掌故淂縷指而窮較之

了凡袁黃云古者公利周礼有鹽官而無厲禁自管仲始征鹽英桑弘羊修其法以佐軍与為利益溥禁

亦弥厲　國初設鹽運司召商入粟塞下每司輸粟二斗五升商賈相率墾藝以待開中故邊粟不勝彊自庚戌葉公変法輸銀全入左藏邊計告詘此人所習聞而争言者然謂此沮邊儲則可謂此坏鹽法則似而非也何也鹽法沮坏别有本末不繫此耳竈制灶户各給草場鹵地校之牢盆每盆晝夜六煎得鹽千斤除八百斤為二引每引給鈔一貫外為餘鹽亦聴官收買官自与商市盗售餘鹽者絞　国初鈔一貫值千錢故民獲實利後鈔不行徵鹽如故灶户困弊逃亡相继當事者若灼見利害以銀代鈔但損

百万餘金爲之毋可食其利至今不絶乃爲二刼難宜之計定其法而爲常股爲存積常股者常行也備納邊糧給引候支灶户办盐甚艱商多老死不得始設存積之法積盐在場令倍納開中之數越次放支此路一通常股愈壅久之灶不納盐二法俱成畫餅于是商自買盐官每引徵銀兌許給之皆令灶丁均賠故灶益困憊　祖宗銀法蕩然尽矣于是餘盐以小票行偕於引目向之嚴禁者今反倚爲利藪矣議者欲罷解價浚開邊停餘疏　正引勢必不可何也東勝失守河套大寧㕔浪遼陽相继淪没非複　國初

沃埜之舊矣嗚鏑屢警殺掠屢報役日重而不可已戎帥侵削而无忌非復漠南空庭法令修明之日矣國家以四海之力開田課耕出使者發之而事終不集可責之賈人子乎邊引納粟今國不能盡罷而邊粟買窩及劝借米麥耗費煩重人為疾首惟粟行餘鹽爭相輸納夫人情趨利如水赴壑違鹽无利所以掉臂難停餘鹽豈能強人趨所不便徒使私鹽盛而國家歲失利耳竊謂鹽法之弊當復舊制救其本源補塞末流未見長便舊制給價收鹽今略歲告置豈能損數十万金以予灶然國文衰給米收鹽之

往憲可倣也誠於北地豐穰之歲令京畿諸邑賦粟粟以供價儲回改折漕粟之半以抵北地銀差則耗米水脚可餘七八萬石以此貯之維揚分給貧灶而收其鹽召商官賣可得厚價鹽價既入遂給灶戶逃為子母此後不煩措置自然給足一路有效乃推之他路倣而行之可淩舊制也舊制已復則灶無賠累之苦商無守候之煩公鹽通行私鹽自息國收倍利民食賤鹽一舉而數利具矣其次莫如調停餘鹽營子海王篇男丁女口吾子皆料其食鹽多寡以為盈縮故法立而無弊今日指已數倍而引自不增小民

食塩不給勢必他市故私販盛行惟多獲亦禁嚴截
角禁夾帶商人得利必樂轉輸轉輸者衆灶無滯塩
塩無昂價則私塩利輕害重人將屏戢國家歲入
自厚亦補苴一策也
焦弱侯筆乘云唐食貨志穆宗命北河罷榷塩户部
侍郎張平叔議榷塩弊請立糶法詔公卿議其可否
韋處厚韓愈條詰之平叔詘服夫榷不能無弊而至
官為糶塩尤為非体予瞎曰平叔者不知何人必小
人也殆非通論近日塩法愈密商灶兩困而官亦未
得其利也友人袁謙議卿欲盡弛旧法令民有力者莫

鹽聽人自爲貿易但於關津主官榷其稅聞者忻然
以爲易簡可行不知唐時原自榷鹽矣
包公劄云袁仲儀先生論鹽改令民有力者買鹽聽
人自爲貿易必於關津主官征其稅此即唐時榷鹽
之法雖未嘗不可行然法禁既弛奸豪靡所顧忌紛
擾百出刑罰必繁況關市關寔最難鹽稅究未必盡
歸于國依作工下兩利之道
陳于陛意見云川中鹽井之法甚弊有井方有課因
舊井塌坏而上司不肯除其課故百姓受累即新井亦
不敢開宜立爲法凡舊井課悉與除之新井許其開

鑒開成之日報官免起三年課後方徵無收則民困可甦而利亦再矣

鍾伯敬與袁滄孺論楚中鹽貴書云讀所寄王朱公祖辨論楚中鹽貴書可謂理明而事核慮深而心苦矣某嘗謂臺下粟仰給鹽筴也田所以使國家有患不加民賦甚至卒有灾眚常賦之內工有罰下有道而猶不告匱者恃此法之不壞也今極壞而裁不可爲矣正思得一人焉起而爲之去歲達觀郡議十條鑒〻似以爲必可補救乃事內事外之人不論其意之有爲無爲同聲而逆料之曰此萬〻屬之空言万

萬屬之政其萬不無利於國其利於民而又甚萬難不利于官某關之氣塞填胸而無以奪其說信如此國家之法當極壞不可為之時凡有一人焉款起而為之而無往非空言非文具無往能利國利民而又無往不壞官也是必國家之法一一聽其極壞不可為而後可哉惟冀翁涖任行事之後所謂疏理之效不必遽覘其全但如醫之視病投藥使病者十分中瘳得數分亦可以結浮議者之舌而行主法任事者之氣抑使人知國家之法雖當極壞之後尚有可為之人可為之時可為之道耳然所謂病者得瘳之分數

數于何處驗之不過覘商之輸課者不如往時之多非惟無所苦且見以為利之所在而趨之如是而已及見所為綱冊一書分合輕重頗備清楚要領略然及行之未久而商之輸者果見以為利而趨之詢諸道路其以疏理之法乎恕使商者即向者事內事外一輩人以為万不可行万不利于國于商于官者也某始喜其言之中法之行欣然為綱冊一序凡以歸主法任事者之氣而堅其心一切利國裨民之事已雖不能為見人為之如己自為之是則讓人之懷也然某宦遊客居在外數年數年中楚之鹽價旦晚貴賤

實所未知近乃聞楚之鄉紳有不便疏理之法者不悉其詳得所寄工公祖公書乃知為鹽貴之故耳蓋某所見者兩淮鹽課之樂輸而楚之鄉紳所見者楚中鹽價之翔騰也夫以楚之鄉紳為楚民求寬一分鹽價司搉者安能奪之況翁丈亦楚紳乎弟亦楚人去省城三百里自弟有知以來二十餘年所歷鹽價自八九分起至一錢二三分止則歷年間有之然此自去省城二百里者言也若如鄉紳所云省城鹽價自一錢起腳斛祇亦不平矣翁書中所云今年一錢之價乃去年疏理未至之鹽又云楚之鄉紳望疏理太

過恨不即後每包七分之初待十年套盡鹽法後設
則每包七分亦自有日是則然矣然自弟私許之責
司鹽者今日遽後七分之初似為太速令食鹽者待
七分之價于十年之後殊亦大多惟自今年以往屬
瑣理後者更煩翁苦心極慮調劑約束於所謂省城
每包一錢之價遞減遞平抑即弟所謂不必遽覩其
全第十分中減得數分即可謝楚氏與楚之鄉紳矣
然其中良心妙乎全在翁與朱公祖耳決不可望于
久困趨利之商俟其病瘳款飽之後利盡思義自為
賦價者也弟事外之人責當事者以所其難似為不

情亦致翁終此疏理之局成一國國鹽法使臣子于國家做得一事使是一事國家于臣子收得一利便是一利耳若伏于鄉評物議以為手足終不能展布而但以一官成敗去留狗之一官雖擲而疏理之局仍不能終疏理之局不終而鹽法卒歸于壞鹽法壞而後人決不任其咎仍歸之于首議疏理之人是吾所謂救壞之說真屬空言又其真不利于国与商与官之物也是豈通人所出哉夷于鹽法一事但歎始中終之不覺婆心婆舌知此耳

鍾惺兩淮鹽法綱冊序中云国家塞下粟菽半仰于

兩淮鹽課乃套搭之中苦于兩淮十餘年矣套搭添
則積引沒積引沒則見引滯積見引積而邊商之新
鈔無所售新鈔元所售而後舉商与國之困全以為
奸民利吾楚滄瑞袁君佐計大農為疏理十議大要
以正行見引附銷積引為主期十年套盡滯鹽法之
故部覆其議報可特設鹽法憲臣疏理兩淮鹽法即
以君往〻有日矣乃事中事外之人猶謂鹽法壞盡
矣如沉痾積歲醫者持藥囊進雖口頰紙上鑿〻必
可経驗有如舉手投劑與病者絲毫不相應則國法
毋庸醫其效元异彼奸民為利者亦〻樂有是說庶幾

中撓之君不為李回銷積引之說無所爭疑也惟臣行見引察之人情樂于趨而或苦其多于是乎之以所樂而不狃其所苦盡為十綱歲以一綱行舊引以九行新引各不相涉而交得所欲蓋向以四十以万有可新引聚責于二十万舊引之商今使之散行于二百餘万趨掣之商不妨于害之中開之以利妙于利之中緊其寫而分合權之輕重布之令商具群情豁然行之數日而輸者十四万數月而十倍之還套搭二十四万補司庫六万邊商得新價四十万冊揚呼暴不聞于途而淮若不知有鹽使者語曰民之趨

利如水之下非民之衆于輸利在輸不在遁則舍遁而向輸者其勢也網法之效如是

古今鹺略補卷七

法律

洪皓松漠記聞金虜中有負犯者不肯降只差鹽場課額雖登出賣甚遲雖任滿去官非賣盡不得任至有十年不調者無廉勸之法每一任轉一官以二十五月爲任將滿即改除並不待闕

金史西北路有犯官鹻禁者散同鹽禁罪賞謂若犯私鹽則有不同謂定制收贓者杖八十十斤加一等罪止徒三年賞同私礬例

大定間懷與民爭收日炙鹽大理寺其私鹽及刮

鹹上二法以上上曰灸与剖非薰何以同科張仲愈
曰以其侵官課一也遂斷孜同剖薰科罪

古今鹺畧補卷八

徵異

雲安軍圖經云漢扶加者其女出遊于溪畔忽有娠年餘生一物無手足眼目形像喜怒擧為九段投之溪中須臾化為九龍嘉異之禁雲安人不得于溪中取魚臨安終有記云三牛對馬嶺不出貴人出鹽井没後其女亦以井脉處所採開遂得鹽水時民共祠加為井主宋初封為附利廣濟王又錫九龍以王號今為九井之神

大寧圖經云漢永平七年嘗引此縣鹹泉至北山用

鉄幸盍盛之水化為血

拾遺録節奇字君珍居喪晝夜以淚浸地即鹹倍謂之鹹 御昭帝表其邑曰孝感

續文獻通考潼川田无塩井唐時一新羅漢至此指其地鑿之鹹泉湧出因置寺奉其遺軀

滇略姚安東一里許昔蒙氏時洞庭君癸女于此牧羊有羝舐土驅之不去採地遂得滷泉名曰白羊井人即其地立聖母祠及開橋鹽井得石羊云舐地之羝後歸祠中其井即白塩井也

海録碎事李翱昭守上黨為沐人所圍城中塩炭尽

祠以祷天地俄而地生鹹耶煎鹽甚美復掘得石泉
晉王自將解圍躬奠其地立二庙曰盐神炭神
蓬溪志帝鉄冠不知何許人天聖間邑蓬溪赤城山縣
東五里有盐井或鹹水短少井民勾氏以告常曰此
一蝦蟆作祟塞水眼耳即出仗丈三拳擊之其水如
血者累日鹹源復興後用其仗文祷井屢驗
海陵三仙傳崇寧四年八月賜勅書令漕運司胡師
文礼遣冲和先生徐守信赴闕既至會解池水溢詔
問之對曰業龍為害 惟天師可治名張繼先至投以
鉄符龍震死而盐復

泊宅編政和丙申歲杭州湯村海溢壞居民田廬凡數十里朝廷降錢符十道以鎮之壬寅歲鹽官縣亦溢縣南至海四十里向水之所嚙去邑聚財數里邑人甚恐十一月鐵符又至其數如湯村每一符重百斤正面鑄神符及御書咒賜以青木匣府遣曹官同都道正管押下縣〃建道場設醮投之海中通州靜海縣田去海七十里今止十里宣和癸卯鹽官縣蜀山雷山一帶沙漲而靜海並海十里內沙毋毀初鹽官自投符後稍〃沙漲前此經制司差一武經郎路升措置水利乃欲築長堤以捍潮勢其論尤迂誕杭

歸翁彥國笑曰平生且不曾見人傳海
廣志屯塩屯交時所遺服之有益信餡
又綴大食國貢屯塩一銀合
四川達州丙穴魚長身細鱗其白如玉其味自鹹蓋
食塩泉也
一統志百粵潯州桂平縣有犛牛与蛇同穴牛嗜塩
里人以皮裹手塗塩入穴探之其角如玉取以為器
文苑豹班云熊食許少塩則宛轉而死胡孫亦然
圖經熊惡塩食之則死其掌踏為食珍令人耐寒其
脧中肪謂之熊白久服輕身長年其膽陰乾愈痔聆

試取栗顆許滴水中一道若綫不散者為真

雜攷

九經補韻礼記鹽音艷為宋伯邑著

越絕朱餘者越鹽官也越人謂鹽曰餘

北京四夷館譯本女直稱鹽曰答卜孫日本稱鹽曰

又鹹曰奄撻琉球稱鹽曰格勤鹹曰減高昌稱鹽曰

兔綠回回稱鹽曰納黙克鹹曰翔兒百夷稱鹽曰竿鹹

曰枕

山海經鹽長之國有人焉鳥首名曰鳥氏

北魏元雍奏云鹽池天池也

文先豹斑海曰天池江曰天塹鹽曰天藏
唐會要鹽池中小池曰女池
刑法志鹹鹵之地曰沇斥
鹽鑽梁也魏文帝嘗以鹽鑽為御粥粒如凱子此川
鹽名梁者也
別錄畢鹽麻黃也介草名畢相
戎均藻云民飲酒謳歌曲終而不盡者謂之挨鹽
吏怪錄載蓬萊三娘工唱阿鵲鹽又有突厥鹽黃帝
鹽角鶴鹽神雀鹽珠勒滿座鹽歸國鹽唐詩有君媚
猜吴娘唱、是鹽又有云更奏新聲刮骨鹽然則歌詩

謂之塩者如吟行曲引之類今南岳廟獻神樂曲有黄帝塩俗謂為黄帝炎長沙志從而書之蓋不考也全唐詩話隋曲有疎勒塩唐曲有突厥塩阿鵲塩或云閩中人謂好為塩故肩吾詩云顛狂楚客歌成雪媚嫵呉娘笑是塩蓋當時語也今杖鼓譜中尚有塩杖声

加祐雜志梅聖俞説始教坊家人市塩于紙角中得一曲譜翻之遂以名今雙調塩角兒令是也歐陽永叔常制詞亦見碧鷄漫志

漢書貨殖傳猗頓用塩起邯鄲郭縱以鉄冶成業与

王者將富

後漢書曰成哀間成都羅裒嘗至鉅万初賈京師隨身數十百万為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強力石氏嘗次如並親信厚資遣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万裒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依其权力賒貸郡國人莫負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貨焉

吳書赤烏元年旧武將軍嘉興侯桑控卒吏士男女無不奉養人家無餘財權賜鹽五十斛以周喪事

魏書姚彪在武昌沈介嘗昏風〻諸精用冬遣人提彪貸鹽百斛彪得書不答勅左右倒鹽百斛著江水

第句明言不悖〻所與耳
南史王靈之年十三喪父二十年鹽酢不入口
北史第五倫字伯魚久官不達將家屬客河東變姓
名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為糞除
而去陌上號為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處
詩話總龜談集東坡開運鹽河詩云居官不任事蕭
散羨長卿胡不歸去來滯留愧淵明鹽事星火急誰
能卹農畊薨〻曉鼓動萬指羅溝坑天雨助官政泫
然淋衣纓人如鴨與豬投泥相濺驚下馬荒堤上四
顧但湖泓綫路不容足又與牛羊爭歸田雖賤辱豈

尖泥中行寄語故山人莫力嚴慕奚是時盧秉提舉
鹽事擘畫開運鹽河嗟夫千餘人某於大雨中部役
其河只為般鹽既非農事而役農民秋田未了有妨
農事又其河中間有涌沙數里意言開得不便也

王逵蠡海集名曼卿以館職通判海州官滿日載私
鹽兩船至寺春托知州王子野貨之時禁網疏闊曼
卿亦不為人所忌市中公然賣查士鹽

北夢瑣言進士曷夫過白江遇暴風漂溺同濟五十
輩無得免者獨曷夫見老人以杖接之且咲云元是
鹽裡人本非水中物曷夫未及謝於失所之因作詩

川記及歸成都語於所知終莫究鹽程人之衰後為
摧目安思謀幕使判推鹽院事之語，吞七男女以屬
分料鹽百餘斤妻来時上房郵嘗茲並是地程之言
方驗
謝娴若雨督鹺課甚迫云僕」驛馳童不安猥哉誰
恤買鹺官星臺閣住春来休而意翻成夜半寒可說
話人能幾輩難得慶事更多猷桃花一日都開了插
满銅瓶六俸看
揚儀明良記　高皇既制官負月俸仍有食鹽其閑
丈之時歌貞有不勝者撒委棄于地帝偶見之問之

乃荊州人也帝曰此元他以多厭棄身命刑部食鹽
遞減十斤
危釜湧記李西涯墓在北京城外其家族姓謝徽之
以墓前白石碑搗碎與販鹽者摻和以賣吁可慨也
東莞鄧雲霄令茂苑竹枝銅溪女蓬鬆日負鹽擔頭
手指尚纖纖路逢年少輕調笑連袂清歌望酒帘
邸報崇禎八年八月內東台州決河玲瓏壩以南上
三根嘴隄岸潰決九十餘丈洩水入運河八分一入沱
旺者僅二分
潜天實貢篇有天玫玉以白洗瓮以供注曰今之盌
上蔟金色者皆津之于鹽水焉

徐元暎婦曰筆硯水處凍少着鹽可　鎮江楊墨卷
鎮守陝西得此法鎮江秀才試寺西　款門燒酒還
卷教以此法

物類相感志油手以鹽洗之可代肥皂一云將慣二八
洗自落又用鹽洗豬臟豬子則不臭
芽茶則得鹽不苦而甜橄欖與鹽同食則無若又花
糖煮而易爛若米醋梧蓋取出以鹽淹之復為醋可
治黃背

嶺峤海搓餘錄青橄欖無仁烏橄欖有仁故而取來
杵碎乾放則自有霜堆起如白鹽名曰欖醬二種俱

野生由四五月處時市人係力取四用文一年不竭

吾江南之甚珍貴也

七哲云玄其適鹹嗜收調幸

牛相經云陽鹽款詳廣

遂史有跡鹽鹿蓋鹿性嗜鹽

王達以水味鹹水性然也而海水獨苦鹹蓋亢極而反之義也水極則反火乃為鹹〻然過上而煎熬爲鹽則從鹹夫是藉土以制其太過也〻能浚〻不生云

又云代問海錯生鹹鹵而其味〻獨〻獲之〻酸優

鹽其味即鹹夫其理何在答曰生氣之一走常亢氣

鹹之者交生氣也孔氣也故海於斥[illegible]

其斥滷鹽鹼之即鹹生則氣血[illegible]孔則乾

血凝故味能入

云咲參青曰地以海為腎故水鹹人以腎為海故決

鹹

玄論古今地利鹽鹵不齊而貢揚州田下下今獨稱

富饒雍州田上上今半為墝埆孰富孰全盛之齊國

以倒涸殘窮困之山東又何怪乎其不類也登州之

金三十零九兩萊州之金四千一百五十兩此皇

祐中之貢額也今果有是否乎青齊鄆濮渦淮沂蒙

登萊海郡皆施平德市此宋太平興國之稅法也以

民有是否乎由是觀之則山東物產之不遠往人

木特鹽鐵為然而天下可知是在當事者加意致之

川權衡利藪哉

東海鹽官地柿林山隱玉水注硐玉補于水肥軒蕭

蕭嶐條下